

本冊目錄

(接上冊)

歷代籌邊略

〇〇一

三朝平攘錄

四九八

中國少數民族古籍集成(漢文版)

目錄

〇〇一

歷代籌邊略卷六十四目錄

宋

度宗

挾私立幼 咸統十年

致書懲奸沿江設戍 咸統十年

攻者乘間守者多疏 咸統十年

帝昀

欲鋤奸而誤國 德祐元年

賢奸用人迥別 德祐元年

軍玩必敗禍極議遷 德祐元年

妄疑降臣 德祐元年

歷代籌邊略卷六十四 目錄

亂時効奸治兵 德祐元年

才屈節伸 德祐元年

天從人變官以禍逃 德祐元年

交兵遣使 德祐元年

挾忿抑將以讓敵 德祐元年

練卒得心碇舟招火 德祐元年

降與守分榮辱 德祐元年

為眾鋤奸挾私庇黨 德祐元年

請禁虛議又用奸庸 德祐元年

急難請分藩 德祐元年

受爵讓功招攜懷遠 德祐元年

節烈遁降雜出 德祐元年

圖存者皆迂腐 德祐元年

背城龍戰 德祐元年

忠義率勵同徇節 德祐元年

有布置無人 德祐二年

臨危酌遷都移蹕 德祐二年

使命扶危流言煽惑 德祐二年

徇國不得其所 德祐二年

歷代籌邊略卷六十四 目錄

歷代籌邊略卷六十四

臣陳麟圖恭輯謹評注

宋 度宗

挾私立幼 咸純十年

帝為太子時以好內閣既立耽於酒色吳潛所謂無福果驗潛事見及是崩賈似道入宮議所立眾以建國

卷六十三能講學不能主治內長當立似道立嫡乃立嘉國公焜即顯字全

帝原法同是出時年四歲謝太后度宗之母臨朝稱詔詔賈似道獨班起居

是時國家瀕危暴是與鬻皆幼冲俱未及十歲正賴長君以主社稷賈似道乃立四歲幼主以便橫恣此

宋度宗

卷六十四

挾私立幼

尤挾私誤國之甚者也然舍此而立旁支大不易

易事勢至此殆有天意存焉究之似道若賢幼主

庸何傷乎雖非邊事而適宮邊事孔棘之時故誌

之度宗無大失德只以寵任似道致中外如沸騰

其與齊後主隋煬帝等何以異哉國未亡於其身

亦幸而早崩耳

致書懲奸沿江設戍 咸純十年

京湖制置使汪立信移書賈似道曰今天下之勢十

去八九而君臣宴安不以為虞夫天之不假易也言天

嚴從古已然此誠上下交修以迓續天命重惜分陰以趨事赴功之日也而乃酣歌深宮嘯傲湖山玩愒

月緩急倒施卿士師師非度百姓鬱怨其上以求當天

心俯遂民物拱揖指揮折衝萬里不亦難乎為今日計

其策有三夫內郡何事多兵宜盡出之江干以資外禦

見兵七十餘萬老弱柔脆十分汰二可得選兵言精五

十餘萬人而沿江之守不過七千里若距百里而屯屯

有守將十屯為府府有總督其尤要害處輒參倍其兵

無事則泛舟長淮往來游徼一以備巡警一以有事則

東西齊奮戰守並用刁斗相聞銳餉不絕互相應援以

為聯絡之固選宗室大臣忠良有幹用者立為統制分

東西二府以蒞治之此上策也久拘聘使無益於我徒

使敵得以為辭請禮而歸之許輸歲幣以緩師期不二

三年邊備稍休薄垣稍固生兵日增可戰可守此中策

也如二策不行是天敗我也銜璧與魏之禮請備以俟

似道得書大怒抵之地詬曰瞎賊狂言敢爾心中無所

此舉蓋立信一目微眇云尋中以危法廢斥之以朱禩

為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今湖北荊州府江陵縣

賈似道敗宋之罪擢髮難數而其受病深處在於

不知國之存亡即己之存亡所繫何也彼之無惡

不作心中蓋以為國如一刻不亡則彼得藉以希

榮固寵富貴終身即使危亡彼亦得轉而降元求

容苟活此賊膽賊心所以肆無忌憚也不知自古取天下者莫不愛忠良而惡奸黨以其人無用又

恐禍國也故秦滅趙而誅郭開漢滅楚而誅丁公

魏滅蜀漢而誅黃皓石勒破晉而殺王衍見卷十

柳戒滅王浚而斬游統見卷十三隋滅陳而誅

施文慶沈容卿見卷二十八遼滅後晉而殺張

彥澤見卷四十三此其人皆敗國降敵者無

一不身受誅夷元主之明豈尚不如秦隋石勒輩

哉即使見容而似道所為國被其誤億萬生靈受

其毒將相羣臣罹其殃竊恐兵臨城下眾忿羣興

不待其降而江上黃鵠之禍黃鵠善主和誤國致

善道錫至見卷六十三好臣此誠似道將來之患

元主有詔由使以蒙蔽內致書懲奸沿江設戍

萬不可易者也今如及早猛省推賢任事將國可

救而似道之身家富貴亦可保立信之書既能賣

之何畏其怒宜先指其從前辦事歷歷之誤使其

知過然後動以此番利害竭力申明使其毛骨悚

然彼當心感非要求也從來正誼不謀利之說只

可以語君子若小人惟利是圖則知害必避彼即

欲不從獨不欲避害乎如此致書庶可警醒愚頑

挽回國命無如立信惟斥其酣游玩愒並無一語

及其切身之利害以似道氣餒橫豪不聞利害則

胸中毫無警懼安得相投然立信所言汰選精卒

沿江密屯諸說自知兵微將弱特以長江天塹為

長城朝廷刻下事勢非此不足備禦亦舍此別無

穩妥之法若能如此敵既無間可入即不輸幣

禮遣其使亦可無虞但此事首在急於任賢而欲

任賢必使似道能容欲能容必使似道去位欲去

位必使似道知利害欲其知利害而僅以忠君愛

國說之以彼只計利害安問君國所說非其所圖

不誠如隔靴搔癢乎惜立信有敢言之書而未得

進言之路然則有路亦太遲也故附此以與學立信者商焉

攻者乘隙守者多疏咸純十年

元主詔數賈似道背盟拘使之罪命史天澤巴延總諸

道兵大舉南侵與阿珠阿爾雅呂文煥行省荆湖博

囉干安塔海劉整達春遠文炳行院淮西進兵兵二十

萬天澤至郢今湖北安陸病篤召還諸軍並聽巴延節

制巴延分大軍為兩道自與阿珠由襄陽今湖北入漢

濟江以呂文煥將舟師為前鋒博囉干由東道取揚州

州江蘇揚監淮東兵以劉整將騎兵先行巴延一軍自分

三道索多將一軍由蘄陽今屬湖北哨司空山原注在

南漳原注在南漳縣徇荆南

而自與阿珠帥阿樓罕張宏範諸軍水陸趨郢旌旗延

袤前後數百里冬十月巴延薄郢州軍于城西時張世

傑將兵屯郢郢在漢北以石為城原注郢州城即古石

新郢在漢南橫鐵鉞鎖戰艦密植椿木水中夾以礮弩

宋度宗

卷六十四

致書懲奸沿江設戍

一一

宋度宗

卷六十四

攻者乘隙守者多疏

四

其濶津皆瀟杙音弋設攻具元軍襲城世傑力戰元軍

不能前進人招世傑不聽有俘者與阿珠言沿江九郡

精銳皆萃於二郢若舟師出其閒騎兵不得護岸則岸

兵必擊舟師此危道也不若取黃家灣堡原注在綠

有河口可入藤湖原注在湖北轉而下江僅三里捷徑

舟師之危巴延從之攻拔黃家灣堡原注在漢水

湖入漢進至沙洋原注鎮名臨漢水遣俘者持黃榜

檄文入城守將王虎臣王天用斬俘林榜文煥復至城

下招之亦不聽曰暮風大起巴延命嘯風掣金汁礮焚

其廬舍金汁能焚廬舍疑係鎔化鐵焰漲天城鄂城

遂破生禽虎臣大用餘悉屠之遂薄黃城原注即文煥

列沙洋所敵於城下復縛大用等至磔使招降都統邊

居誼不答明日又至居誼曰吾欲與呂參政語耳善計

文煥以為降已馳馬至伏弩亂發中文煥右臂并馬馬

仆幾鉤得之眾挾文煥以他馬奔走會其總制黃順副

將任甯俱出降其部曲多欲總城出者居誼悉驅入當

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居誼度力不支拔劍自殺不

殊赴火死之所部三千人猶力戰悉死焉巴延至蔡店

原注鎮名在湖北大會諸將刻期渡江遣人觀漢口形

勢時夏貴以漢陽今漢陽府鄂今湖北舟師分據要害王達

守湯邏堡今湖北黃州府朱禛孫以游擊軍扼中流元

兵不得進軍將馬福言淪河原注在淅陽府孝感縣口

穿湖中可從陽邏堡西沙燕口原注在漢陽府黃陂縣

入江巴延乃進圍漢陽聲言取漢口渡江乘閒遣阿樓

罕將奇兵倍道襲沙燕口奪之因自漢口開壩引船入

淪河轉沙燕口以達江戰艦萬計相踵而至遣人招諭

陽邏堡不應巴延因密謀於阿珠曰彼謂我必拔此堡

方能渡江此即所謂此堡甚堅攻之徒勞汝今夜以戰

騎三千汎舟直趨上流為搗虛之計阿珠即以昏時帥

四翼軍溯流二十里至青山磯原注在武昌府是夜

雪大作黎明阿珠遙見南岸多露沙洲即登舟指示諸

將令徑渡載馬後隨萬戶史格一軍先渡為荆鄂都統

程鵬飛所敗阿珠引兵繼之大戰中流鵬飛軍卻阿珠

遂登沙洲攀岸步闕散而復合者數四出馬急擊追至

鄂東門鵬飛被重創走阿珠遣人還報巴延大喜揮諸

將急攻陽邏堡夏貴聞阿珠飛渡大驚引麾下三百艘

先遁沿流東下縱火焚西南岸大掠還廬州今安徽都

統制王達及定海水軍統制劉成俱戰死元師遂入堡

諸將請追貴巴延曰陽邏之捷吾將遣使前告宋人今

貴走是代吾使也乃渡江與阿珠會趨鄂州知漢陽軍

王儀以城叛降朱禛孫聞元兵趨鄂帥師接之道聞陽

邏堡之敗乃夜奔還江陵府今湖北鄂特漢陽為

蔽及京湖之援朱禛孫既遁漢陽復失鄂勢遂孤呂文

煥列兵城下招諭權守張晏然與都統程鵬飛度不能

宋度宗

卷六十四

攻者乘開守者多疏

五

宋度宗

卷六十四

攻者乘開守者多疏

六

守遂以州軍降蕃僚張山翁獨不屈元諸將請殺之巴延曰義士也釋之命阿爾哈雅以四萬人守鄂規取荆湖荆湖府及湖南也而自帥大眾與阿珠東下趨臨安宋都今浙江杭州

府州

宋是時襄陽既失鄂州沙洋一帶逼近敵壘為元

兵進取要路急宜多選能將開都督府竭力捍禦

並優其爵賞聯絡軍心勤其救援通其聲氣而宋

於築清口見卷六十三善州外未聞鄂州等處有

一布置僅一張世傑官不尊而權不大雖在漢南

扼要而無人救援故沙洋一挫而人心渙散忠如

邊居誼不能維持阿珠遊二鄂精銳之師取捷路

以攻沙洋因風縱火以破其城邊居誼誘呂文煥

出而射之巴延聲言取漢口而以奇兵襲沙蕪口

俱有智略惜世傑防漢南而未防黃家灣堡王達

守陽邏堡而未守沙蕪口亦計之疏也可見扼守

之際凡左右捷徑小路均當密防若能預為之計

伏兵伺擊則敗一隊以懾全軍亦可以救至敵兵

既到陽邏堡王達等歷觀其從前每遊實擊慮且

欲取漢口而必聲言便可知其用計亦當分兵暗

布以為預防若得乘其徑渡而突擊之亦以少勝

多之妙用也總之宋之兵將既弱又無預備而當

局者自襄陽慶戰至此如巴延阿珠之計並無一

宋度宗

卷六十四

攻者乘間守者多疏

七

帝昀

焉忠者惟戰敗而死劣者惟望風而降否則聞敗而奔如此而已不亡何待

欲鑄好而誤國德祐元年

鄂今湖北武昌府既破朝廷大懼三學生及羣臣上疏以為非

師相親出不可似道不得已始開都督府于臨安宋都今浙江杭州

州今浙江黃石等處參贊軍事所辟官屬皆先命後奏仍

于封樁庫撥金十萬銀五十萬兩關子一千萬兩充都

督府公用王侯邸第皆輸助軍錢且覈釋道租稅收之

以備用並詔天下勤王事在咸統十年初呂師夔文德之孫提舉江

州今江西九江府與福宮請募兵以禦元詔與知州錢真孫同

募至是似道承制以師夔參贊都督府軍事任中流調

遣領中流師夔不受命與真孫降元巴延以師夔知江

州時知壽昌軍今武昌府武昌縣胡夢麟寓治州中自殺師夔

設宴庖公樓原注在九江府治後濱大江選宗室女二人獻巴延巴

延怒曰吾奉天子命與仁義師問罪于宋豈以女色移

吾心乎斥遣之初元人南侵用呂文煥劉整為鄉導尋

命整別將出淮南今安徽壽陽府等處整銳欲渡江曰大軍自襄

樊今湖北襄陽府東下宋悉力西拒東方虛弱徑造臨安可一

鼓而捷也乘虛而攻巴延不可至是整帥騎兵攻無為

軍今屬安徽久而不克聞文煥入鄂捷至失聲曰首帥

東我使我成功後人遂發憤死于無為城下劉整為宋之叛臣

悍然以成功後人為恥真廉
其死喜曰吾得天助也乃上表出師抽諸路精兵十三萬人以行衛非用其心只用兵自金帛輜重之舟舳艫相銜百有餘里命宰執小事專決大事則關白督府不得擅行不問軍事而只問進次蕪湖今屬安徽遣人通呂師夔以議和未幾夏貴引兵來會袖中出一編書示似道曰宋歷三百二十年似道俛首而已似道復使宋京知元軍請稱臣奉歲幣如開慶宗理約巴延答書曰未渡江時議和入貢則可今沿江州郡皆已內屬欲和則當來面議也似道不答

宋帝昀

卷六十四

欲勤奸而誤國

九

賈似道一事不能而徒逞奸惡久當肆諸市朝奈朝廷傾心信之天下無可如何然投鼠忌器大局攸關三學生及羣臣此時當一面請朝廷選用能臣一面開導似道令其自退以圖兩全乃為切時要務胡為欲紓宿憤只知借敵刃以誅賊臣而疏請其開府殊不思若大關繫而以此無用之徒督師似道固喪師而死臨安不將因此而愈危乎此可為欲鋤奸而不顧大局者戒似道既開督府何僅關於臨安一事未辦而妄提巨款多派軍錢及出師時金帛輜重之舟百有餘里正如紬褲子弟出門見人羞縮遇事糊塗而惟厚擁資斧任意騷奢其究也一事無成而錢糧輕耗此等陋習凡庸

宋帝昀

卷六十四

欲勤奸而誤國

十

惡者皆然可勝浩歎呂師夔為呂文煥從子前日文煥叛降見卷六十三即不降罪師夔亦應黜退乃上表待罪而似道庇之明知文煥在元軍而猶以師夔參贊軍事是置一敵人於側而毫不知警俄而師夔叛降朝廷即不問其辜不知似道將置面顏於何地想似道當初無非喜文德之諂附師夔等之餽賂耳觀於巴延斥師夔之辭而二國當路者判若天淵興亡亦隨之可畏矣哉似道聞劉整死而喜且堂堂出師精兵十餘萬問其展布惟通師夔以議和遣宋京稱臣奉幣而已舍當務之急而欲就必不行之事自古亡國奸庸百端敗壞未有如似道之甚者其鬼蜮萬狀可增閱世觀人之識至識緯術數帝王不重以其皆無稽之談往往亂人心思敗人至計夏貴三百二十年之書似道見而恍忽安能以人勝天庸流無識亦此之謂也

賢奸用人迥別 德祐元年

初李庭芝在淮南今安徽聞陸秀夫名辟置幕下時天下稱得士多以淮東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性沈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問賓主交驩秀夫獨斂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不求人知而求庭芝益器之請以秀夫參議淮東制

置司事惟改官不使去己庭芝奉勤王詔遣兵入援元

巴延遣程鵬飛至黃州今湖北黃州府招諭陳奔奔使人過江

請降且求名爵陳奔即見卷六十三奸賊蔽主貪賊扶怨內巴

延曰汝既帥眾來歸何必慮及名爵以沿江大都督許

之奔大喜遂以城降時沿江諸郡皆呂氏舊部曲望風

款附奔又以書誘其子嚴以安東州降元以上事俱在威統十年

知安慶府今安徽安慶府范文虎遣人如江州今江西九江府迎元軍

巴延乃使阿珠以舟師先遊文虎以城降通判夏倚仰

藥死巴延繼至承制授文虎兩浙大都督池州今安徽池州府

守王起宗聞元軍渡江棄官去通判趙卯發攝州事卯

發繕壁聚糧為固守都統張林屢諷之降卯發峻拒之

宋帝顯卷六十四賢奸用人逆別十一

已而林帥兵巡江陰今屬江蘇常州府遣人納款而陽助卯發

為守守兵皆歸于林卯發知事不濟乃置酒會親友與

訣謂妻雍氏曰城將破吾守臣不當去汝先出走雍曰

君為忠臣我獨不能為忠臣婦乎明日元兵薄城卯發

晨起書几上曰國不可背城不可降夫婦同死忠義成

雙遂與雍氏同縊死林開門降巴延入城問太守何在

左右以死對深歎惜之命具棺衾合葬祭其墓而去表忠

節以維事聞贈華文閣待制諡文節雍氏贈順義夫人

風化李庭芝尚有幹濟之才惜遭扼阻見卷六十三料敵出兵欺君諛

內而能為國知人所舉陸秀夫卒為宋之名臣且

得士多於天下若得當國宋何至如此乎賈似道

以私好用呂師夔而失江州又以玉工用陳奔而

失黃州又因陳奔用其子又失安東更以愛婿祖

縱范文虎見卷六十三奸賊蔽主貪賊扶怨內而失安慶其視李庭

芝為何如且沿江諸郡因呂氏而皆款附若使似

道當日早發兵救襄陽見卷六十三則呂文

煥不至叛降即不至外添劫敵內失諸疆台之劉

整皆賈似道自貽伊戚也凡兩國興亡之際人類

百出有徇節者有叛降者有誤國以誤己至死不

悟者有不死亦不降棄官各去者惟此番張林陽

為守城陰為納款又出數者之外然亦有見幾而

斬之者趙卯發何僅峻拒而不執法未免遺憾然

夫婦同死不愧兩朝褒獎云

宋帝顯卷六十四賢奸用人逆別十二

軍玩必敗禍極議遷德祐元年

賈似道以精銳七萬餘人盡屬孫虎臣軍于池州今安徽池州府

下流之丁家洲原注在池州府夏竇以戰艦二千五

百艘橫互江中似道自將後軍軍魯港原注在安徽太平府

南竇嘗失利于鄂恐督府成功無所逃罪鄂之敵已隔

未問罪至此日有何恐懼又忌虎臣新進出己上此

貴乃挾私至此陋劣極矣古軍將陣亡死而不悟能超出此者動望福澤必越

尋常郭子儀是也否則遺害無窮身縱幸免而遺臭萬

年觀夏殊無關志會巴延令軍中作大棧數十采薪芻

置其上陽言欲焚舟而陰遣步騎夾岸以進時阿珠與

虎臣對陳巴延命舉巨礮擊虎臣中堅虎臣軍動用礮

久已盛行何元人用之而未則阿珠以划船數千艘乘

未聞豈尚不知耶真夢未醒也阿珠以划船數千艘乘

風直進呼聲動天地虎臣前鋒將姜才方接戰虎臣遽

過其妾所乘舟此法宋則無之宜其敗也眾見之譁曰

步帥遁矣軍遂亂夏貴不戰而走以扁舟掠似道船即

野之例呼曰彼眾我寡勢不支矣似道聞之錯愕失措

連鳴鉦收軍此耳軸輻鏖蕩乍乍台阿珠麾將校橫

擊深入巴延以步騎左右倚之殺溺死者不可勝計水

為之赤軍資器械盡為元所獲似道夜駐珠金沙召貴

計事頃之虎臣至撫膺哭曰吾兵無一人用命者虎臣

兵而獲過妾貴微笑曰吾嘗血戰當之矣此飯似道對

舟安得用命六十三好流藏似道曰計將安出貴曰諸軍已膽落吾

主貪賊扶念內卷六十四軍玩必敗禍極難逃十三

何以戰師相惟有入揚州揚州府招潰兵迎駕海上吾

當以死守淮西耳脫身之說也遂解舟去似道乃與虎臣單

舸奔還揚州明日潰兵蔽江而下似道使人登岸揚旗

招之皆莫應有為惡語嫚罵之者輕也于是鎮江今鎮

甯國今安徽隆興今江西江陰今屬江蘇守臣皆棄

城遁太平今安徽和州今安徽無為軍今屬安徽俱相

繼降不待攻之而或遁行宮留守趙潛即前舉實于似

置便或降亦變局也盡取行宮金帛棄建康今江蘇而遁似道至揚州

檄列郡如海上迎駕上書請遷都太皇太后不許殿帥

韓震賈似道親信出復以為請詔下公卿雜議王燦丞相

之難非小待報徑去已而宗學生上言陛下移蹕不于

高蹈也今浙江慶元今浙江則于平江今江蘇蘇州府吳縣事勢危急則航海

幸聞不思我往彼亦能往徒驚擾無益乃止

賈似道耗帑巨萬統精銳十三萬人見本卷前欲

內來江上一戰勢同孤注正當擇老成而素有歷

練者與之共商李庭芝注立信勝又均可倚畀即

二人各有職守不能分身何妨託其薦賢參議乃

並不知之又無一策只以軍交孫虎臣夏貴庸碌

之徒而又略無駕馭以致二人視同兒戲一則忌

新進而殊無圖志一則方接戰而遽過妾舟一則

見軍亂遂不戰而走且既走而以扁舟掠船復以

宋帝昞軍玩必敗禍極難逃卷六十四軍玩必敗禍極難逃十四

守淮西為名解舟各去皆屬軍法所難容似道竟

無可如何蓋其歷歷欺君早已示之法程弊積玩

生由來已久且趙潛前以獻寶而進今以竊金帛

而逃合之呂師夔范文虎陳奔俱見本卷均可為

用人炯戒噫全師喪於此國命舉於此然後見前

日三學生等之請似道開督府見本卷前欲非

請似道覺國命乎宋事至此惟先據定死衾社稷

之見可以自壯膽氣可以激勵人心遷都之說不

惟自速其亡且遺笑萬世然是時宋之病不可救

藥其病維何辟耳而宋之辟處無多惟偏信一賈

似道遂致萬事瓦解大學曰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辟則為天下僂矣此其一端歟

安疑降臣 德祐元年

元軍略饒州 今江西饒州府 知州唐震發州民城守時元遣使

來取降款道判萬道同諷震降震叱之曰我忍偷生負

國耶城中少年感震言殺元使者已而元軍登陣眾皆

散震入坐府中元軍執贖使署降震擲筆于地不屈遂

死之其兄與家人俱死初江萬里罷相後聞襄樊 今湖北襄陽府

府破壘池芝山 原注在饒州後圃 扁其亭曰止水人莫

喻其意至是謂門人陳偉器曰大勢不可為余雖不在

其位當與國為存亡遂赴水死左右及子鑄 本蜀人王

後相繼投沼中積屍如壘翌日萬里屍獨浮出水上從

帝 疑降臣 卷六十四 安疑降臣 十五

者斂葬之 聞贈震華文閣符制諡忠介萬里太傅益

國公諡文忠時方危急徵諸將勤王多不至惟張世傑

將兵入衛遂復饒州上下款異陳宜中 同知樞密院事 疑世傑

歸自元 出見卷六十三判敵兵歌君誤國內 易其部軍勤王詔至德江西

提刑文天祥奉之涕泣發郡中豪傑并結溪峒山 有

眾萬人遂入衛其友譏其無益天祥曰吾亦知其然第

國家養士三百年一旦有急無一人入關者吾以身倡

之庶忠臣義士將有聞風而起者義勝者謀立人眾者

功濟或可保也盡以家資為軍費 是謂每與賓客僚佐

語及時事輒撫几曰樂人之樂者憂人之憂食人之食

者死人之事聞者為之感動初李芾性剛直忤賈似道

賈官家居者久之至是提刑湖南發壯士三千人使將

將之勤王朝廷以陳宜中知樞密院事兼參知政事

張世傑雖歸自元而歷年屢戰曾經元人招之不

聽 見本卷前政者乘 陳宜中自必知之其人實非

呂師夔等可比况將兵入衛遂復饒州心迹有何

可疑宜中乃易其部軍何以使其臂指之用朝廷

事勢孔棘需才如命縱屬難知而李廷芝 見本卷

用人 廷芝 張世傑文天祥李芾獨於天下解體之時

奉詔勤王以此知人何待再決如不次用之或可

以救即使未必皆賢而於此中選賢必有一得乃

舍而用陳宜中良由主少而賈似道專權所

立也 見本卷前 卷六十四 安疑降臣 十六

亂時効奸治兵 德祐元年 似道之罪寸磔豈足蔽辜哉

陳宜中初附賈似道得驟登政府及堂吏翁應龍自軍

中以都督府印還宜中問似道所在應龍以不知對宜

中意其已死即上疏乞誅似道以正誤國之罪太皇太

后曰似道勤勞三朝安忍以一朝之罪失待大臣之禮

詔授醴泉觀使罷平章都督凡似道諸不郵民之政次

第除之以公田給還令餉其租戶為兵放還諸蠻謫人

元主復遣郝經 元使臣前破似道所 弟庸等來

問經所在詔遣總管段佑以禮送經歸 經道病元主執

至 燕未幾 或言殿前都指揮使韓震 見本卷前軍玩必

卒 諡文忠 敗禍極遷內

謀劫帝遷都陳宜中欲示非賈似道黨乃召震計事伏

壯士袖鐵鎗擊殺之震部曲百餘人大闕而出射火箭

入宮斫嘉會門宜中遣兵逐之遂奔建康今江蘇右丞

相章鑑聞元兵日迫託故徑去太皇太后遣使召還罷

相予祠謚震之死鑑明其無他為御史王應龍所劾削

一官放歸田里御史陳通潘文卿請竄賈似道并治其

黨與詔刺配翁應龍于吉陽軍今廣東瓊州罷廖營中

王庭劉良賈陳伯大董樸等官復吳潛向士壁官以王

煥陳宜中為左右丞樞密使都督諸路軍馬煥

與宜中論事多不合宜中請建督府于京師檄召諸路

軍馬勤王并合潰軍各歸所部團結內外兵十七萬五

宋帝昀

卷六十四

亂時劫奸治兵

十七

千人分廂差官為督給一兵付教場教閱

賈似道早應劾逐第陳宜中不効於蕪湖未敗以

前而効於翁應龍不知所在之後洵可醜也太皇

太后不問似道惡迹只以三朝大臣不忍罪之是

徒以資格既深為念並不關心成敗皆用人之流

弊最足債事者也宋即不拘留郝經而奸邪當道

弊政叢生兵弱國危未必能久特無故而執經挑

釁已非所宜及釁開禍迫似道始屢遣宋京乞和

如作文者毫無理路以此謀國安得不敗韓震為

似道之黨即無劫遷之事亦應黜之而宜中只欲

自洗污名乃借無據之言而伏士樵殺何以服人

是又一扶私埃為之賈似道也宜中請建督府主

召諸路並集潰軍與內外兵殷勤教閱分任責成

務歸實事可為急時練兵之法奈其人心術不正

當此多事之秋安能精忠奮勉且事已壞極不過

備一說耳

才屈節伸德祐元年

初賈似道至江上即進次蕪湖諒見本卷以汪立信為

江淮招討使俾就建康今江蘇募兵立信受詔即日

道與似道遇于蕪湖今屬安徽似道拊立信背泣曰不

用公言以至于此悔已因問立信何向立信曰今江南

宋帝昀

卷六十四

才屈節伸

十八

無一寸乾淨地某去尋一片趙家地上死要死得分明

耳既至建康守兵悉潰四面皆北軍立信知事不可成

歎曰吾生為宋臣死為宋鬼終為國一死但徒死無益

耳帥所部數千至高郵今屬江蘇欲控引淮漢以為後

圖及聞似道師潰江漢守臣望風降潰歎曰吾今日猶

得死于宋土也乃置酒招賓僚與決手自為表起居三

宮太皇太后皇與從子書屬以家事夜分起步庭中慷慨

悲歌滿懷抑鬱皆似道扼拳撫案者三以是失聲三日

扼吭而卒後元軍至建康金明立信以其家人免或以

立信三策及死告巴延請戮其孥巴延歎息久之曰

厚邱之曰忠臣之家也金明以立信之喪歸葬丹陽江蘇鎮江府

嘗謂天地清淑之氣不絕於人間則無時無地不
有人才而孔子所謂才難者才人固不及庸人之
多而才人實每為庸人所抑如五臣十亂不遇虞
帝武王安能見用此才難二字實兼生才用才而
言不然孔孟師弟何以竟屈於周衰之世也編中
盛衰不一而千百年來使才而皆獲竟其用朝代
安得履更宋此時非無才如汪立信等不遭遏抑
則以才選才其才必真惜乎只一賈似道遂使羣
才無用宋室以亡即知此查似道既起立信為招

宋帝昞 卷六十四 才難節仲 十九

討使而已見將與元戰成敗在此一舉若能邀與
共事蕪湖未必遂敗即敗亦未必全師皆潰乃僅
問其何向坐視其尋地而死以致全師潰於蕪湖
國竟不振然立信亦自謂徒死無益也何不於師
潰之時挺身而出招納潰軍勉以忠義誘以爵賞
再行撐持萬一不勝無非一死校之扼吭更覺英
光萬古豈以師皆降元不能復招歟

天從人變官以禍逃 德祐元年
建康今江蘇都統徐旺榮迎元巴延入城居之時江東
大疫居民乏食巴延開倉賑之且遣醫治疾民大悅會
元主有詔以時方暑不利行師俟秋再舉巴延上言曰

中國少數民族古籍集成(漢文版)

百年連敵已扼其吭少爾遲回奔播海島遺後悔矣元
主從之詔巴延以行中書省駐建康阿珠分兵駐揚州
今江蘇揚州府與博囉干達春絕宋淮南今安徽太之援巴延
分兵四出知廣德軍今安徽廣德州令狐傑以城降元元軍入
常州今江蘇常州府趙與鑑遁州人錢嘗與等以城降元知
平江府今江蘇平江府吳縣潛說友亦叛降于元後五月州防
取常 詔張世傑總都督府諸軍世傑遣其將闕順李存
進軍廣德謝洪永進軍平江李山濤軍常州順遂復廣
德軍有二星闕于中天一星隕元兵既近臨安浙江杭州
州戒嚴于是同知樞密院事曾淵子左司諫潘文卿右
正言季可兩浙轉運副使許自浙東安撫使王霖龍侍
宋帝昞 卷六十四 天從人變官以禍逃 二十
從陳堅何夢桂曾希顏等數十人皆遁朝中為之蕭然
簽書樞密院事文及翁同簽書院事倪普諷臺諫劾己
奸雄妨賢病國每國臺諫劾人今倪普
輒人劾己以便去位亦自古所無也 章未上亟出關
遁太皇太后聞之詔榜朝堂云我朝三百餘年待士大
夫以禮吾與嗣君遭家多難爾大小臣未嘗有出一言
以救國者非無言者也言則被賈 方且袁襄合謀榜躡
宵遁平日讀聖賢書自命謂何乃于此時作此舉措生
何面目對人死亦何以見先帝天命未改國法尚在其
在朝文武官並轉二資與其未 其畔官而遁者令御史
臺覺察以聞然不能禁也
宋不用買似道萬不至敗壞至此亦不至二星闕

歷代籌邊略 ○一一

於中天一星獨隕書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洵不爽也朝堂之榜語語皆合體裁固不任其去而絕無一言然其敗壞之原不自此始也凡國家承平時君子不及小人之鑽營乃鑽營而惟恐不得一旦大禍臨頭不惟不逞鑽營又惟恐辭之不得惟君子戀戀君國不忍遠離此張世傑所以獨分道出兵以拒元至是而朝廷始知之所謂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也千古以來莫不如此然則平日知人顧不重哉

交兵遣使 德祐元年

元主遣禮部尚書廉希賢工部侍郎嚴忠範奉國書而南至建康希賢請兵自衛巴延曰行人以言不以兵兵多反致疑耳老成練達不認希賢固請遂以兵五百送之行至獨松關原注在今浙江杭州府餘杭縣西北獨松嶺上為江浙二省要隘守將張濡部曲不知為使襲殺忠範執希賢送臨安希賢病創死朝廷使人移書元軍言殺使之事乃邊將太后及嗣君實不知當按誅之請罷兵通好巴延曰彼為詐計視我虛實耳當擇人同往觀其事體令彼速降乃遣議事官張羽同使人還臨安宋都今浙江杭州府吳縣羽至平江州府吳縣

宋帝昀

卷六十四 交兵遣使

三十一

被殺

元遣使奉國書至建康想必命其降耳即不然如金人以和款宋而仍以兵取之宋即不殺其使亦

安能通好罷兵無如宋之兵力不足恃殺之未必遂勝反益其怒惟不受其愚仍自嚴兵亦不殺其使自係情理之正即謂邊將誤殺不妨移書辨明何以張羽復來至平江而又被殺可見宋人無事不荒謬其斯為亡國之情形乎計自靖康欽宗或戰或和無一得當欽宗高宗以當戰而和孝宗以後又以當和而戰合觀之可得機宜之精妙焉凡兩國交兵之際嫌隙大開往來者不可不慎然廉希賢請兵自衛亦慎也不知以兵偕往適開嫌隙之端巴延謂兵多反致疑實屬理勢不易則所謂慎者又當別論希賢不從立刻遭禍是自取也

宋帝昀

卷六十四 交兵遣使

二十二

無論宋果否誤殺而巴延之說均不可不知
披忿抑將以讓敵 德祐元年
岳州今湖南岳州府安撫使高世傑復會鄂今湖北安陸復今湖北漢陽府岳三州及上流諸軍戰船數千艘扼荆江口阿爾哈雅督諸翼水軍屯東岸世傑敗走力屈乃降阿爾哈雅斬世傑以徇死輕于鴻毛阿爾哈雅總制孟之紹舉城降元元兵尋復破沙市城今屬湖北荆州府監鎮今湖北監利司馬夢求司馬光死之初高達解鄂州今湖北圍賈似道許以建節後忘而不與敗也達遽怨望至是阿爾哈雅自岳州攻江陵達戰累敗及元屠沙市達與朱禩孫及提刑青陽夢炎等遂以江陵降阿爾哈雅遂

入城命禛孫移檄所部于是湖北歸今屬湖北宜昌今屬湖北府今屬湖北東湖今屬湖北鄧復今屬湖北鼎今屬湖北豐今屬湖北辰今屬湖北沅今屬湖北沔今屬湖北州今屬湖北隨今屬湖北德安今屬湖北房今屬湖北施今屬湖北南今屬湖北荆門今屬湖北諸郡相繼皆降阿爾哈雅以兵守峽捷聞元主喜謂近臣曰巴延東下阿爾哈雅孤軍守鄂朕常憂之今荆南定吾東兵可無後患矣乃親作手詔褒之授高達參知政事禛孫至上都死

高達頗能軍以其素輕賈似道見卷六十三用奸不獲專亂致失襄樊招降奸弊迨見卷六十三用奸以建節而不與種種挾嫌邀抑似道不過快意於一時耳而不思以此誤國亡身快意安在若高達怨

宋帝昀

卷六十四

挾忿抑將以讓敵

二十三

望降敵固不足道而似道之自害實足垂戒萬世焉自古開創之主無不知兵如巴延東下阿爾哈雅孤軍守鄂使朝廷乘此即命高達建節合湖北歸峽諸郡之兵與高世傑共摧阿爾哈雅不惟可保荆南並可乘勢以復襄樊則巴延東下之師為之奪氣亦朝廷轉機也元主知之此時似退難退而宋人猶是罔覺故元主有所恃但心中隱以為憂至是而憂始釋手詔褒阿爾哈雅噫豈盡阿爾哈雅之功哉宋人愚而讓之矣

練卒得心砲舟招火德祐元年

有司議建藩屏以疆王室詔以福王與芮為浙東安撫

大使判紹興今屬浙江開府置長史司馬元阿珠引兵東下侵真今屬浙江揚州今屬江蘇所過迎降李庭芝率勵所部固守揚州阿珠遣李虎持招降榜入城庭芝殺虎焚其榜總制張俊出戰持降臣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復焚其書梟俊首于市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感激自奮及阿珠攻真州苗再成與趙孟錦帥兵大戰于老鶴嘴一名老鶴河今屬江蘇敗績阿珠乘勝進趨揚州美才為三疊陣逆之于三里溝敗之阿珠陽退才逐之阿珠反戰至揚子橋原注在揚州兩軍夾水而陳元張宏範以二十騎絕渡衝才軍才軍堅不可動宏範引卻以誘之一騎躍馬揮刀直趨宏範宏範旋轡反迎刺

宋帝昀

卷六十四

練卒得心砲舟招火

二十四

之應手而雙才軍遂潰落為之阿珠與宏範追之自相蹂踐與陷濠水死者甚眾流矢中才肩才拔矢揮刀而前亦能使元軍辟易不敢逼遂以身免元軍進薄揚州南門久而不拔乃築長圍困之城中食盡死者枕籍滿道而庭芝之志益堅時知慶遠府今屬廣西仇子真淮東兵馬鈐轄阮克己各將兵入衛詔與張世傑張彥分道出擊元軍世傑與劉師勇孫虎臣大出舟師萬餘艘次于焦山今屬江蘇令以十舟為方砲音江中流舟上用繩繫石懸之非有號令毋得發砲示以必死元水中使舟不行也阿珠登山原注在今丹徒縣望之曰可燒而走也遂遣健卒善設者千人載以巨艦分兩翼夾射阿珠居

中合勢進戰繼以火矢蓬檣俱焚烟燄蔽江諸軍既礙舟死戰至是欲走不能前軍爭赴江死是張世傑死也張宏範董文炳復以銳卒橫衝世傑不能軍奔圖山原注在丹徒縣江濱阿珠宏範追之獲黃白鶴船七百餘艘師勇還常州今江蘇常州府虎臣還真州世傑請濟師不報

李庭芝堅守揚州義也善待士卒恩也既示以義又結以恩遂使人人感奮元軍久而不拔城中食盡而軍心不變可見將帥以此二者行軍無不堅如鐵石真要術也惜庭芝不能見幾用計所以只能固守不能退敵即如阿珠使人招降正好將計就計陽許以降或乘其懈而夜擊或誘其來而伏

宋帝昞

卷六十四

練卒得心旋舟招火 三十五

攻皆可相機設法且元人累次交兵皆用陽退陰進一策如巴延聲言渡江而倍道襲沙蕪口見本卷前攻者乘間守者多疏內在蕪湖則陽言焚舟而陰進步見本卷前軍玩必敗此番阿珠又陽退而反戰引卻以誘之庭芝豈未探其以前用戰之敵情邪如預防此計而伏兵左右俟其偽退偽卻心注於前而左右突起橫衝旋以三面夾擊焉得不一戰卻之張世傑與元水戰夫水戰必用舟舟在江中必活動乃可以戰世傑乃以十舟為方礙江中流抑思此係戰也非守也然用以守亦不可昔曹操伐吳連其戰艦於赤壁被吳人一火燒盡况時當用戰彼

則不用火攻而舟既皆礙如何能戰是猶自縛其手而待其擊也何迂腐至極若是噫二人忠忱貫日而一守一戰用兵不長奈之何哉

降與守分榮辱 德祐元年

元主召汪良臣入朝謂之曰成都久被兵須卿安集之授西川行樞密院事遣還良臣進攻嘉定今四川嘉定府督萬壽堅守不出良臣度有伏兵大搜山谷果得而殺之遷壘薄城萬壽悉軍出戰大敗遂籍境內三迥原注山名在今嘉定府東九頂原注山名在今嘉定府諸城降元元以萬壽簽西川行樞密院事萬壽既降兩川郡縣多送款于元獨四川制置副使張珪固守不下元主建東西

宋帝昞

卷六十四

降與守分榮辱 三十六

川行樞密院會兵萬人圍之軍心不和珪得以拒守

觀元兵每勝而附近諸地多降蜀尚無之至此京湖皆失蜀焉能逃而答萬壽與張珪一降一守迥然不同至今觀之非一榮一辱千秋不易乎人能以此常惺其志氣綱常庶不墜乎

為眾鋤奸挾私庇黨 德祐元年

初賈似道既免見本卷前三學生及臺諫侍從皆上疏乞誅之太皇太后不許似道亦上書乞保全大臣忠乃無不保全即遭冤抑亦不至身名俱喪似道至此始乞保全晚矣且言為夏貴孫虎臣所誤似道不能與賢共事徒以嫉賢病國有旨令李庭芝津遣歸越今浙江以終喪制似道尚留揚今江蘇揚州府不

還王煇復論似道既不死忠又不成孝乞下詔切責似道得詔乃還紹興府今浙江紹興府開城不納王煇復言于太后曰本朝權臣稔禍未有如似道之烈者搢紳草茅不知幾疏陛下皆抑而不行行人言于不恤何以謝天下太后乃降似道三官婺州今浙江金華縣安置

婺人聞似道至帥眾為露布逐之尋又徙于建甯府今福建南平府詔斬翁應龍籍其家廖瑩中主庭除名流之嶺南皆自殺翁合上言似道總權罔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滔天之罪人人能言迫于眾怒僅論建甯夫建甯實朱熹講道之闕里雖三尺童子亦知向方聞似道名咸欲嘔唾况見其面乎乞遠投荒昧以禦魍魎國子司業方

應發中書舍人王應麟亦言之皆不從于是侍御史陳景行孫嶸叟等上疏以似道罪重罰輕乞斬之以正法乃詔責授高州今廣東高州府團練副使循州今廣東惠州府安置籍其家遣使監押之貶所會稽縣今屬浙江紹興府尉鄭虎臣以其父嘗為似道所配欲報之欣然請行似道時寓建甯之開元寺原注在今建甯府侍妾尚數十人虎臣至悉屏去撤輦蓋暴行秋日中令舁輦夫唱杭州歌謔之每名斥似道窘辱備至一日入古寺壁上有吳潛南

行所題字虎臣呼似道曰賈團練吳丞相何以至此似道慙不能對至泉州洛陽橋原注在福建泉州府晉江縣東北一名萬安橋遇葉李臨安府學生上書諷似道專權害民誤國自漳州今福建漳州府放還見

于客邸李賦詞贈之似道俯首謝焉舟次南劍州黯淡灘原注在福建延平府虎臣曰水清甚何不死于此似道曰太皇許我不死候有詔即死十月至漳州木綿菴原注在延平府龍溪虎臣曰吾為天下殺似道雖死何憾遂拘其子與妾于別館即廁上拉其胸殺之陳宜中至福州今福建福州府捕虎臣斃于獄後十二月復詔許似道歸葬返其田廬

此非邊事也而賈似道攬權欺上賣國召兵專利虐民以致邊事孔棘國是以亡三學生及羣臣交章請誅之蓋蓄久難祕也不然君父臣民皆受其害而彼獨安其身是天道絕矣有是理乎陳宜中始為太學生時即攻丁大全後緣似道而獲大用及聞似道敗于蕪湖不知存亡始請誅似道見前

奸惡實屬一死尚不足蔽辜虎臣上順天道下順人心即治擅殺之罪不過予以薄懲而宜中竟為賊臣報復斃之于獄明係似道自揚州還時竊以厚賄若非眾怒難容彼必復薦似道其後復許似道歸葬返其田廬皆宜中為之調停其心誠可誅矣故通鑑書云監押官鄭虎臣殺賈似道于漳州書虎臣而不去其官則陳宜中之是非自明矣請禁虛議又用奸庸德祐元年

初詔張世傑等四道出擊元軍見本卷前練卒得臺諫

宋帝昀

卷六十四

為取劾奸挾私庇黨

二十七

宋帝昀

卷六十四

為取劾奸挾私庇黨

二十六

請命大臣監護，事下公卿雜議，久而不決。陳文龍上言：

北兵今日取某城，明日築某堡，而我以文相遜，以迹相

疑，猶言物文，譬猶拯溺救焚，而為安行徐步之儀也。引

俗切可以發人深，請詔大臣無滋虛議，不報。王燦與陳

宜中使，左右丞相並兼樞密，不協，會留夢炎自湖南入朝。

燦宜中皆請相夢炎而求去，太皇太后曰：「二相母藉此

求閒也，乃以燦平章軍國重事，一月兩赴經筵，五日一

朝，宜中夢炎並相，燦即日就民居，以丞相府讓宜中，宜

中言一辭一受，言南辭而何，何以解天下之譏，因辭去。燦

便遮留，乃還。初，張世傑之將出師也，王燦謂二相宜一

人督師吳門，今江蘇鎮江府等處，不然則已請行，願假臣宣撫招

討等職，臣當招募忠義，共圖恢復，宜中甚愧，不許。已而

世傑敗于焦山，今屬江蘇鎮江府丹徒縣，燦復言曰：「今二相並建都

督，廟算指授，臣不得而知。比者六月出師，諸將無統，臣

豈不知吳門去京不遠，而必為此請者，蓋大敵在境，非

陛下自將，則大臣出督，今世傑以諸將心力不一而敗，

不知國家向堪幾敗邪？臣既不得其職，又不得其言，乞

罷平章，太后不許。既而京學生劉九皋等伏闕上書，其

略曰：「趙潛趙與鑿棄城遁，宜中乃借使過，史之說以報

私恩，令狐聚潛說友皆以城降，乃受其苞苴而為之羽

翼，文天祥帥兵勤王，信讒而沮撓之，似道喪師誤國，陽

城而不遣，宰相當出督而畏縮猶豫，第令集議而不行。

呂師夔狼子野心，而使之通好，乞盟張世傑步兵而用

之于水，劉師勇水兵而用之于步，指授失宜，因以敗事。

臣恐誤國將不止一似道也。初，宜中事多專決，不關白

燦，或謂京學生之論實燦曠之書上，宜中徑去，遣使四

輩召之，不至。太后乃下九皋等臨安獄，而降手詔曰：「給

舍之奏，謂燦與宜中必難久處，引人之言以誣之。二相燦近

奏乞免平章，辭氣不平，誠有如人言者，可罷燦平章軍

國重事，以少保觀文殿大學士充醴泉觀使，燦既罷，相

未幾遂卒。燦清修剛勁，不阿權勢，及為相，屬國勢危亡，

乃不能協謀以濟大事，士論惜之。加夏貴，時為淮東樞

密副使，兩淮宣撫大使，與淮東制置副使朱煥揚州互

調，召李庭芝，時與夏貴並為還朝，實不奉詔，煥還揚州，

庭芝亦不行，宜中在温州，今福建溫州府，被召，以親老力辭，太

后自為書遺其母楊氏，使諭之，宜中乃赴召。

昔季文子三思而後行，聖人非之，今陳文龍以北

兵偪近，請詔大臣無滋虛議，蓋虛議則議論多而

成功少，既多沮撓，又多遲疑，合聖言而並思之，於

謀國之道，非小補焉。賈似道既誅，朝廷即得賢相，

救敗亦自不易，王燦之才具心術，高出陳宜中，若

得文天祥並相，雖成敗不可知，而事不至誤，亦可